

# 南馬斯·拉斯賽

喬治·愛略特著



820 (51)  
2062

乔治·爱略特

# 織工賽拉斯·馬南

曹 庸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上 海

## 內 容 提 要

这是十九世紀英國女作家乔治·爱略特的比較优秀的作品。作者細致地描寫了当时英國中部一般人民的精神状态，如实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階級的丑惡面貌。

織工賽拉斯·馬南，受人陷害，被迫离开故鄉，退居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有一夜，他的十几年的積蓄都被村里一个叫做鄧塞的惡少偷去，这个鄧塞跟着也失了踪。这时鄧塞的大哥高德夫雷的弃妇，在大除夕送她的親生女兒爱倍到高德夫雷家去，中途死在雪地里，馬南收养了爱倍。十几年后，發現鄧塞的尸体和馬南被劫的錢在一起。同时，高德夫雷也“天良發現”，向爱倍承認父女关系，想領她回家，遭到了爱倍的拒絕，因为她不願意离开馬南。

George Eliot

SILAS MARNER

根據 Collins' Clear-Type Press,

London & Glasgow 版本譯出

織工賽拉斯·馬南

乔治·爱略特著

曹 庸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壹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230

开本 787×1092 耗 1/27 印張 7 11/27 字數 144,000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价(6) 0.60 元

統一書號：10078·1230

定價：六角

# 第一部



“你要是偷走了我的錢的話，”賽拉斯說，……“就把錢  
還給我吧……”

（見 58 頁）

## 第一章

当紡車在農家咿咿唔唔响个不停，甚至那些穿着花边綢衣的貴妇都有擦得煥亮的橡木小紡車的时代<sup>①</sup>，在窮鄉僻巷、深山奥谷里，便可以看到一些面色蒼白、个子矮小的人，他們跟强壯的庄稼漢比起來，直像是一种已遭淘汰的種族的遺民。当这样一个相貌异样的人，在襯着初冬斜陽而顯得黑黝黝的山崗上出現的时候，牧羊人的狗就狂吠起來；因为哪一只狗会喜欢一个弯腰曲背、背着沉重的袋子的人呢？——而这些面色蒼白的人，不背那只神秘的袋子，又是难得会出門的。虽然牧羊人自己明明知道那只袋子裝的不过是麻綫，或者是那种麻綫織成的、一長卷一長卷的、經久耐用的亞麻布，但还摸不准这种虽是不可缺少的紡織行業，如果没有魔鬼帮忙，是不是完全能够做得下去。

在当时那种古老的时代，对于每一个素不相識的人，或者不同平常的，甚至或者是偶尔出現的事物，像挑販或者磨刀匠的來臨，人們便很容易扯到迷信上去。沒有人知道这些流浪漢家住哪里，他們的出身怎样，除非至少認得个把熟悉他的父母的人，否則，怎能弄得清一个人的來歷呢？对于从前的農民說來，超出他們自己直接體驗的範圍以外的天地，就是一个渺茫而不可思議的世界；根据他們那种見聞狹隘的想法，到处漂泊的景況，就同那些随着春天而归來的燕子的冬天的生活一样令人难以索解；甚至一个移民，如果他來自远方，人們总是一直对他略存戒忌，即使他的行为長久以來無可非議，結果又犯了罪，人們也不会引以為怪——如果他稍有才名，或者熟練某种手藝，尤其使人不敢置信。不論是在灵巧运用艰难的語言工具——舌头，或者在庄稼人所不熟悉的其他一些手



藝方面，一切的聰明伶俐本身，都是值得懷疑的；在眼所能見的情況中生長起來的老实人，大都是既不很聰明也不很靈巧的——充其量也不外乎懂得天氣好壞這類事情；而那種借以獲得任何靈活與熟練的過程，又是如此神秘，它們都帶有一種魔術的性質。這樣，那些流落各處的亞麻布織工——從城鎮流入鄉間的移民——就一直被他們的鄉鄰當做外路人，他們也往往染受了一種落落寡合的古怪脾氣。

在本世紀<sup>①</sup>初葉，就有這樣一個叫做賽拉斯·馬南的亞麻布織工，在一間石屋里，以織布為生。石屋坐落在跟那久已荒廢的石坑相距不遠，靠近拉維羅村的堅果樹叢中。賽拉斯的織布機那種可疑的聲音，既不同於爽朗自然的簸谷機聲，又不同於比較簡單的打谷槌杓聲，對於拉維羅的孩子們，真有一種又可怕又感人的魅力。他們往往撒下拾堅果或者摸鳥窠的玩兒，在石屋的窗前窺望一陣，他們看到那架織布機的神秘動作，不禁感到一陣畏懼，可一聽到那架織布機的一起一落的聲音，加上那個織工彎腰曲背，踏車似的姿勢的那付滑稽相，卻又懷着一種蔑視的快感。不過，有時候，恰好碰上馬南停將下來，整理一根亂綫，突然看到這些小鬼，於是，儘管他很節約時間，但因為非常討厭他們打擾，他就會走下織機，打開大門，對他們瞪一會，那麼一瞪，往往够教他們嚇得拔腿便跑。因為怎么可能相信賽拉斯·馬南那張蒼白的臉上那兩只突出的、棕色大眼睛，實際上看不很遠呢，怎么可能不相信他那麼可怕的一瞪，會把那個湊巧落在后面的孩子給望得抽筋、駝背或者歪嘴呢？也許他們聽到過他們的父母說，如果賽拉斯·馬南高興的話，他能够治風濕症，而且說得更神秘的是，只要你肯多說些順耳話，他還可以使你省下一筆請醫生的錢。這種古代崇拜鬼神的奇怪的余

① 指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結束的時代。

② 指十九世紀。



音，甚至直到如今，愛听閑言的人还可以从白髮的農民那里听到一些；因为腦筋迟鈍的人，是不容易把神力与善意这两种想法联在一起的。在那些終日为基本的需要所迫，劳苦一生而从未领会任何引起热情的宗教教义的人的心眼中，最容易認為上帝就是一种具有神通、不能理解的概念，應該衷心信仰才不至于遭受損害。在他們看來，苦痛与不幸远比快乐与欢愉更具有廣大的可能性；他們的想像簡直是一片產生不出欲望的不毛之地，只是一片蔓生回憶，永远使人恐怖的牧場。有一回，有一个病勢奄奄的老工人，不肯吃他妻子要他吃的一切东西，我便問他：“你想得出有什么是你喜欢的东西嗎？”“想不出，”他答道，“我除了普通的飯食，从來沒有吃过什么，而且，我也吃不了。”他的經驗使他一点也想不出可以激起食欲的好吃的东西。

拉維罗是一个古代回音縈繞未散，而新时代的声音尚未侵襲的鄉村。但是，它也不是那种化外的荒涼的教区，零零落落地住着一些牧羊人和瘦弱的羊群；相反地，它就在我們喜欢称之为“快乐的英國”<sup>①</sup>的那种富饒的中央平原上，而且拥有許多就教会的观点說來，可以獲得很为可觀的什一稅的田地。不过，它隱伏在一个舒適的，樹木繁茂的窪地里，从任何一个关柵<sup>②</sup>出發，大約一小時的騎程就可以到达这里。这地方，从來听不到馬車的号角声，也听不到什么輿論。这是一个外表看起來很庄嚴的村子，有着一个古雅的禮拜堂，中間还有一片大墓地，貼近路边有兩三幢磚石砌的大住宅，都有圍牆牢固的果樹園和增加風致的風信針，它們比教区長的住宅，样子还要神气。教区長的住宅，坐落在基地的另一边，隱現在

---

① 从前英國的文学家們都認為古代的英國人，終日無所事事，只知尋歡作乐，故称。

② 关柵——从前英國在某些通衢大道上，設有帶鉄尖的柵欄，專收过往行人的路稅。

樹叢里。這是一個一下子就顯出它的社會生活的極致的村子，它告訴那種眼力練達的人：這附近雖然沒有大花園和領主的莊園，但在拉維羅，一定有几个不善經營農業而悠游自在的大人物，他們在戰爭的年代里<sup>①</sup>，還從經營不善的農務上獲得很大的一筆錢，足夠他們過着一種愉快的生活，歡度快活的聖誕節，聖靈降臨節和復活節季節<sup>②</sup>。

賽拉斯·馬南來到拉維羅已經十五年了；十五年前，他還不過是個面色蒼白的青年，有着一雙棕色的，突出的近視眼，他的外表，在具有一般文化和經驗的人看來，一點也沒有什麼奇特的地方，可是，在他定居下來的這個地方的居民看來，却有許多神秘的特點，這些特點，跟他那職業的特殊性質，和他來自一個叫做“北方”的陌生地方有關。他的生活方式也有這些神秘的特點：他從來不請來客跨進自己的門檻，也不蕩到村里，不到虹居去喝一杯，也不到輪車匠的作坊里去聊天，他不接觸任何男人或女人，除非為了業務上的需要，或者添置一些必需品；因此，拉維羅的姑娘們很快就明白，他決不會慫恿她們中間任何一個人違反本願去嫁給他——真像他已經聽到她們說：她們決不嫁給一個活死人。對於馬南的個性所以有這種看法，除了因為他那張蒼白的臉和從未見過的眼睛外，並非沒有其他的根據；因為那個捉田鼠的詹姆·羅德奈曾經說過，有一天晚上，他回家的時候，看見賽拉斯·馬南倚着踏磴休息，那只沉重的袋子還背在身上，換上一個神志清醒的人，一定會把那只袋子放到踏磴上；他還說，等他走到馬南面前的時候，他看到了馬南的眼睛，像死人眼睛一般呆定定的，詹姆對他說話，搖搖他的身子，他的四肢也是直僵僵的，他那兩只緊緊抓住袋子的手像是鐵鑄的一樣；但是，正當詹姆肯定地認為這個織工已經死了的時候，

① 指拿破崙戰爭。

② 復活節季節——復活節後四十日至五十七日間。

真是所謂一眨眼工夫，这个織工又醒過來了，說声“晚安”后便徑自走开。这一切，詹姆都賭神罰咒地說是他親眼目睹的，而且还举出証据說，就是他在老鋸木坑边，卡斯老爺的地里捉田鼠的那一天。有人說，当时馬南一定是“昏厥”了，这似乎就是一个解釋一切不可相信的事物的詞兒；但是，那个好辯的教区書記麥賽先生，却大搖其头，还問大家：誰曾听說过一个昏厥了，却不会跌下去的人來着。昏厥就是中風，可不是嗎？就中風的性質說來，那就要使一个人的四肢有一部分不能動彈，如果他没有兒子可依傍，就得靠教区供养了。不，不，决沒有哪种中風还能讓一个人像一匹站在車杠間的馬一样，双脚立得筆挺，只消你喝一声“遏！”便会走开。不过，灵魂出了竅，去了又來，像鳥兒从窠里飛出去后又飛回來一样，倒也是可能会有事；这就是人們变得聪明过度的道理，他們也是在这种灵魂飄忽的情況下，跑到学堂去，到那些能够使他們比鄰居学到更多的东西的人那里去，鄰居們只能靠他們的五官或者从牧师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但是，馬南师傅从什么地方学到藥草和符咒（如果他肯施舍的話）的知識呢？其实，詹姆·罗德奈所講的，也不过是任何一个曾經看到馬南怎样治愈薩萊·奥茲的人可能料到的事。那时候，薩萊·奥茲已經心跳了兩個多月，跳得要把身子也給炸開來了，虽然看了医生，可都治不好。馬南却把她医好了，使她睡得像个娃娃。因此，要是他高兴的話，他还可以多給一些人治病；总之，只要能使他給你添什么麻煩的話，倒是值得為他說些公道話的。

馬南这种可能惹起麻煩的怪癖，而沒有叫他遭到迫害，多半就是因为人們對他隱怀这种恐懼的緣故。不过，更主要的是，因为附近的塔萊教区那个老織工已經死了，他的手藝使他不但在这里的富有主妇們的心眼中成为一个極受欢迎的移民，甚至在較為節儉的鄉民的心眼中，也是这样，因為他們到了年底都積存有少量的棉

紗。由于人們覺得他有用處，也許就減輕了對他的厭惡和懷疑，而且，他給他們所織的布匹的質料份量從來也都沒有欠缺。一年一年地過去，鄰居們對馬南的印象，除了由新奇而變成平常，可說沒有什麼改變。到了十五年的結尾，拉維羅的人們對於賽拉斯·馬南，談的還是跟初期一樣的事；他們雖然不是經常談起這種事情，但是，每當談起來的時候，他們又更信以為真了。這些年來，只增添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這就是說，馬南師傅已經在什麼地方藏起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錢，甚至比他自己更大的人他都買得起。

但是，就在人們對他的輿論幾乎仍是一無變動，他的日常習慣也沒有任何顯著的變化的時候，馬南的精神生活卻已經有了一段歷史和變化，每個天性熱心的人一旦投入或者不得不過着孤寂生活時，他的精神生活都是這樣。他沒有來到拉維羅前的生活，本來是非常活躍，富于想像，富有友情的，這是當時，也是現在一個早年參加狹隘的教派的手藝人的普通生活，在那裡，最貧苦的教徒都有借口才而顯名的機會，至少也可以在他的地方政府中爭取個不記名的投票的地位。馬南在一個隱僻的小天地裡，很受重視，教堂在燈籠廣場的集會，本身就是一個小天地；人們認為他是一個生活堪作示範，信仰又很虔誠的青年，他曾經在祈禱會上，突然莫名其妙的全身發硬，神志昏迷達一個多鐘頭之久，大家都當他死了。自從這次以後，人們就都對他發生特殊的興趣。要想對這現象獲得醫學的闡明，一定會被賽拉斯本人，以至他的牧師和教友們認為是一種故意抹煞其中可能隱含的神靈的意義。賽拉斯顯然是被選定去做專修道行的人了；雖然他在外表神志昏迷的時候，並沒有看到任何神靈顯聖，因而無法解釋這種修行。但是，他自己和別人都相信，這種修行的效驗已經在道心和虔誠的增加中顯現出來了。要是換了一個沒有馬南這麼誠實的人，他也許會利用蘇醒後的回憶方式造出一套神靈顯聖的事來；同時腦筋不清楚的人也許還會相

信这样一套鬼話呢；但是，賽拉斯是个腦筋清楚又兼誠实的人，而且，如同許多誠实而热心的人一样，教育沒有为他这种神秘感指出任何來踪去迹，所以，这种神秘感就越过探究和知識的常軌了。他从他母親那里繼承到一些关于藥草和采制的知識，——这点智慧的宝藏，就是他母親給他的一份正式的遺產，——但是，到了后來，他对于使用这种知識的合法性已經有了怀疑，認為使用藥草而不作禱告也不見得会有效驗，而不用藥草光靠禱告也許就足以应付了；所以，他那种愛在田野里走來走去，找尋指頂花，蒲公英和款冬草<sup>①</sup>的遺傳的嗜好，对他說來，已开始帶有一种魔道的性質了。

在他那些教友中，有一个年紀略比他大的青年，跟他久已有了密切的友誼，灯笼廣場的教友們都慣于把他們称作同生共死的朋友<sup>②</sup>。这个朋友的真姓名叫做威廉·但恩，人們也認為他是个年青的虔誠教徒的光輝榜样，不过，他对一些信心較差的教友稍过苛刻，而且，为他自己的知識所炫惑，自以为比他的老師們还更高明。但是，不論別人也許在威廉身上發現了什么缺点，在馬南的眼中，他却总是十全十美的；因为馬南具有一种容易感动的，毫無主見的天性，这种天性，在年輕沒有經驗的时候，就会崇拜权威，犹豫不定。由于缺乏特別的觀察力，由于那双突出的大眼睛所特具的毫無防备的，鹿也似的瞪目凝視，就加强了馬南臉上那种又忠实又質朴的表情，这跟威廉·但恩的隱伏在那双小小的吊梢眼和緊閉的嘴唇中那种內心揚揚得意的自我陶醉的神气，正成强烈的对比。这两个朋友最常談到的話題之一就是坚信必獲上帝救助：馬南一面承認自己所能獲得的决不会超过含有恐懼的希望，一面又渴慕又驚奇地諦听威廉說話，威廉說他在改信宗教的时候，曾經夢

① 这三种草据说能够治療心、肝和肺的疾病。

② 原文为“大衛与約拿單”，古时犹太王大衛与約拿單，以友好見称于后世。（見約約撒母耳記上第二十章）

見一本打開的聖經上，有一張白紙寫着“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sup>①</sup>的字句，從此，他就擁有堅定不移的信念了。這就是當時許多面色蒼白的織工的經常的談話資料，他們那沒有受過教育的心靈，有如失群的幼鳥，在薄暮中鼓翼扑動。

在毫不懷疑的賽拉斯看來，甚至他跟別人建立了另外一種更密切的關係，他們的友誼也沒有發生隔膜。他已經跟一個年青女傭訂婚了好幾個月，只待他們彼此的積蓄略為增加，就可以結婚了；而且，使他極感愉快的是，他們在星期日會面時，威廉偶爾在場，薩拉也並不表示反對。就在這時，賽拉斯突然在祈禱會中昏厥了；在他那些教友對他探問、表示關懷，對這樣一個被選定去專修道行的教友的一片同情聲中，只有威廉獨特異議。他認為，據他看來，這種神志昏迷，與其說好像是獲得神靈寵愛，不如說是撒但降臨，並且勸他的朋友想一想，他心靈里可藏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賽拉斯覺得作為一個教友的義務，理當接受這種勸誡與責備，他並沒有感到氣憤，只是他的朋友這樣懷疑，却使他感到痛苦；而且，在這種苦痛之外，不久又增添了某種不安，他覺得，薩拉對他的態度，開始流露出一種奇特的變化無常的情況，時而竭力表示過分關懷，時而不知不覺地露出畏縮和厭惡。他問她是否想要解除他們的婚約；她卻不肯承認。他們倆訂婚，教會方面已經知道，還在祈禱會上獲得了認可；沒有經過嚴密的調查是不能解除婚約的，薩拉也提不出可以獲得輿論同情的理由。就在這時，教會的老執事病勢很重，因為他是個沒有兒女的鰥夫，就由幾個年青的男女教友日夜來服侍他。賽拉斯常常同威廉一起守夜，在清晨兩點鐘時接班。這個老人，出乎意料之外，好像在逐漸轉好了，可是，一天晚上，賽拉斯在他床邊值夜的時候，卻發現他那原來清晰可聞的呼吸

---

① 見新約彼得後書第一章第十節。

声已經停止了。蠟燭已經快完了，他得举起燭火，才看得清病人的臉。仔細看了之后，他知道执事已經死了——已經死了好些時候，四肢也都僵硬了。賽拉斯暗想，剛才莫非自己睡着了，一邊望着時鐘：已經是早晨四點鐘了。威廉怎么沒有來呢？他万分焦灼地跑去找人來相助，不久，几个朋友包括牧师在內，就集合到屋子里來，賽拉斯則徑自干活去了；心想总能碰到威廉，弄清楚他不來的理由。可是，到了六點鐘，正当他想去找他的朋友的時候，威廉來到了，跟他同來的還有牧师。他們要他到燈籠廣場那兒去跟教友們見面；他問为什么要叫他去，唯一的回答是，“等一下就会明白。”于是彼此都不說話，賽拉斯便跟他們到聖衣室里，在牧师面前坐下來，讓那些在他看來是代表上帝的人們的眼睛嚴肅地直瞪着他。接着，牧师拿出一把小刀給賽拉斯看，問他可知道他把这把刀丟在哪里。賽拉斯說他只知道刀子在自己的口袋里，不知道会落在什么別的地方；可是，一听到这个奇特的問題，他就發抖。于是，大家都劝他不要隱瞞罪孽，應該認罪懺悔。那把刀是在那个去世的执事床邊的櫃子里找到的——是在放着那只藏有教会銀錢的小袋的地方找到的，上一天，牧师还親眼見到那只錢袋，不知是誰已經把那只錢袋拿走了；如果不是那把刀子的主人，又有誰拿呢？賽拉斯嚇得楞住了一會兒；然后，他說，“上帝会給我清冤的；我完全不知道刀子在那兒，也不知道錢不見了。你們搜我的身子，抄我的家去吧；你們除了找到我自己積蓄的三鎊五个先令以外，是不会找出什么來的，威廉·但恩也知道我這些錢已經積上半年了。”威廉·但恩听到這話，哼了一聲，可是，那个牧师說道，“馬南教友，証据确鑿，說明你有罪了。錢是昨天晚上給偷走的，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在我們那个过世的教友的身边，因为据威廉·但恩對我們說，他因为突然生病，不能照常來接班，你自己也說他沒有來過，而且，你也沒有当心尸体。”



“我一定是睡着了，”賽拉斯說。過了一會，他又說，“要不，我一定又是像你們上次看到的一樣老毛病發了，那個賊一定是在我魂靈出竅<sup>①</sup>的時候，跑了來又溜走了。不過，我再說一遍，你們搜我的身子，抄我的家去吧。我沒有上別的什麼地方去過。”

於是，進行了搜索，結果，威廉·但恩發現那只哄動一時的錢袋，已經空了，塞在賽拉斯房里的五斗櫥背後！這樣一來，威廉便勸他的朋友趕快承認，別再隱瞞他的罪孽。賽拉斯以嚴厲的責備的神情望着他，說，“威廉，九年來我們同進同出，你曾經聽到我說過一次謊嗎？不過，上帝總會給我清冤的。”

“老弟，”威廉說，“我怎麼知道你私下里會做出什麼事來，使你的心給撒但引誘去了呢<sup>②</sup>？”

賽拉斯還是直瞪着他的朋友。他突然臉漲得通紅，正想沖動地說話的時候，卻又好像給心里的一陣震驚壓制住了似的說不出來，面色變白，發起抖來。但是，他終於直瞪着威廉，有氣無力地說：

“我記起來啦——那把刀子不在我的口袋里。”

威廉說，“我一點也不懂得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不過，在場的另外一些人，却問起賽拉斯來，那麼，他認為刀子攔在哪里呢，可是他又不願意再作解釋了。他只是說，“我傷心透啦；我什麼也說不出了。上帝會給我清冤的。”

他們回到聖衣室後，又商議一陣。但是，為了定罪而採取任何法律手續是違反燈籠廣場的教會的原則的，根據那個原則，基督教徒即使在並不引起社會過多非議的情況下，也是不容許進行訴訟的。但是，教友們都認為必須採取其他弄清真相的辦法，於是，他

① 按原文直譯應為“不在身內而是在身外”，見新約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第二節。

② 參閱新約哥林多後書第二章第十一節。

們決定禱告和抽籤。這個決定，只有那些不熟悉我們鄉鎮的街巷里所流行的那種難解的宗教生活的人，才會覺得大驚小怪。賽拉斯跟他的教友們一起跪下去，確信神靈的直接干預將證明自己清白無辜，不過，即使在那個時候，他還是覺得苦悶和悲傷在背後等著他——他對於人類的信心已經受到嚴重的摧殘了。抽籤結果宣稱賽拉斯·馬南有罪。他們一本正經地開除了他的會籍，要他交還偷了的錢；只有以認罪作為一種悔過的表現，他才能夠重新進入教會的懷抱。馬南默默地聽着。最後，等大家都起身要走的時候，他走到威廉·但恩跟前，氣得聲音發抖地說：

“我記得，最後一次用我的刀子的时候，是我拿出來給你切皮帶的。我記得後來我並沒有再放進口袋裏。你偷了錢，却布下圈套來栽害我<sup>①</sup>。儘管這樣，你也許會發達；根本就沒有公正的上帝來管理人間，只有一個說謊的上帝，虛造罪証，陷害清白無辜的人。”

聽到這番褻瀆神明的話，大家都嚇得發抖。

威廉溫順地說，“這究竟是不是撒但的聲音，讓我們的教友去評斷吧。我除了為你做禱告外，一點也沒有辦法，賽拉斯。”

可憐的賽拉斯，心里萬念俱灰地走出來了，他對上帝，對人類都失卻了信心，這種情況，對於一個生性善良的人說來，可說是近于發狂了。在他那受傷的靈魂的慘痛中，他想，“她也要丟棄我了。”不過他又想，如果她不相信他犯罪的証據，她的整個的信心也一定會像他的一樣大變了。慣於對這種已滲透有宗教情感的形式推究情理的人，要了解那種從來未曾運用思考來分別形式與情感的簡單、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的心理是很困難的。我們往往會認為處在像馬南這種地位的人，必定會開始懷疑這種用抽籤求神力判斷的。

---

① 參閱舊約民數記第十二章第十一節。